传承进行时

『再高的山也敢量一量』

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官兵赓续先辈勇敢测量珠峰之志

■廖雨杰 高 铭

深秋的青藏高原，朔风卷着雪粒，把车窗外的世界染成白色。一辆越野车碾过莽莽冻土，向着荒原深处驶去。

车里，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干部张励坐在前座，望着窗外连绵的雪山出神。身后，年轻的战友们正小声议论着任务，眉眼间是掩饰不住的兴奋。除张励外，其他人都是头一回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执行任务。

西藏某无人区，是当地人眼中的“生命禁区”。张励很清楚，一个多月的高原数据采集意味着什么：高寒、缺氧、失温，还有数不清的突发状况。近10年高原服役经历，让他摸清了这片土地的脾气——越是风平浪静，越藏着要命的凶险。他忍不住回头打量：这些整天泡在机房、与代码为伴的年轻人，头一回上高原就“撞”上这么重的任务，能扛得住吗？

任务出征前，张励特意把动员会开在军史馆。灯光落在正中央那面“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”旗帜上，他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讲起了前辈的故事——

过去多年，珠峰高程数据长期垄断在国外专家手中，珠峰也被称为“额菲尔士峰”。外国人甚至轻蔑地断定：“中国人没有能力测量珠峰！”为了消灭西藏“地图空白”，在党中央的号令下，1975年3月，38名官兵挺进“生命禁区”，向珠峰之巅进发。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刚满20岁，最大的也不过40出头，没人知道此去能否活着回来。

“没有啃不下的骨头！”在海拔7000多米的测量点上，大风刮得仪器不停晃动。为保障测量精度，藏族战士普布在-40℃的极寒环境中毅然脱掉右手手套，架稳仪器进行测量。为此，普布的四根手指严重冻伤，被迫截肢。

1975年5月27日，当3米高的红色觇标插上珠峰之巅，等待在10座雪山上的官兵，同时向珠峰交会观测。通过连续3天的观测——“8848.13”，这一精确数字镌刻进世界测绘史，成为中国人挺直脊梁的底气。后来，中央军委授予该大队“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”荣誉称号。

旗帜无言，誓言铮铮。张励看见，有什么东西正一点点在年轻官兵眼中亮起来。那簇光他太熟悉了——多年前，他也站在同一面旗下，眼底燃着同一簇火苗。

刚上高原那阵子，张励被高寒缺氧、昼夜奔袭磨得心灰意冷，悄悄写下了转岗申请。技术骨干汪工看穿了他的心事，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把他带到那面荣誉旗下，讲起了测绘大队前辈的故事。

“他们不是不知道苦、不知道冷，冰天雪地里摘掉手套，图的就是数据的准头。现在我们条件好了，在困难面前，腰杆子绝不能弯，腿肚子绝不能抖！”汪工仰头望着那面旗，一字一句都敲在张励心上。

真正让他完成思想淬炼的，是后来的一次测绘任务。

当时官兵所处的地域，气候复杂多变：山脚暖意融融，山腰闷热难耐，山顶冰封雪裹……大家的衣服反复被汗水浸透，又被寒风吹干，全凭一副血肉之躯硬扛。

翻越主峰山脊那天，张励患上感冒，高烧不退。高原之上，一旦诱发肺水肿，极易危及生命。张励操作着手中设备，头顶像压着一块石头，耳边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息。闭上眼，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那个被称为“雪山钢标”的测绘员冯旭东的身影——

攀登珠峰时，冯旭东在海拔5400多米的营地患上重感冒。他头昏胸闷，几天都吃不下一碗饭。可得知观测点发生雪崩，急需复查觇标，他二话不说，硬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雪山冰峰上攀爬近千米，把觇标修正了过来。事后，冯旭东说：“测量珠峰涉及祖国利益，身为一名军人，我们就要用生命去守护！”

想到这里，张励咽下喉咙里的腥热，吞了片退烧药，又走向下一个作业点。直到队伍撤下高原，他才住进医院。此后，张励再没提离开的事。时光流转，如今他已接过汪工手里的接力棒，成长为队里的技术骨干。

此刻，无人区的风雪越来越大。车辆右轮突然陷进泥沼，众人下车自救无果，手机信号也彻底消失了。

黑夜即将降临，入夜之后气温会断崖式下降，若不及时脱困，任务分队将面临失温风险。张励迅速作出决断：让体能最好的战士温乾外出寻求救援，自己和战友留下来，继续组织车辆脱困。

接到命令，温乾揣起对讲机、抄了把铁锹，毅然踏入风雪。缺氧抽空了他的体力，他几次摔进雪里，本想就此躺下休息，可一想到还在原地坚守的战友，又艰难地爬起来。几个小时后，他终于找到救援力量，将被困车辆拖出泥潭。

脱困之后，他们顾不上休整，直奔任务点位。-20℃的高寒环境下，采集数据的无人机耗电极快，拖慢了任务进程。年轻战士孙冰解开作训服，把冰凉的电池焐在胸口。孙冰冻得直跺脚，一边打颤一边笑着说：“人比机器热，焐一焐就好了。”

后来每天清晨，每个人怀里都揣着一两块电池，胸口冻得通红发紫，心里却无比滚烫。他们在风雪中连续奋战，一批批数据源源不断传回后方，各项精度指标全部达标。

返程途中，落日把茫茫雪原映成一片温暖的金色。车厢内，疲惫席卷全身，却没有一个人肯睡去。温乾的一番话让张励眼眶发烫：“张工，那晚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个念头，当年前辈们怀着信念，再高的山也敢量一量、再险的禁区也敢闯一闯。今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一定要把肩上的使命扛住。”





光影时空

瞬 间

上图：上世纪70年代，执行首测珠峰任务的官兵行进在东绒布冰川上。 **廖雨杰**提供

左图：前不久，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官兵在高原高寒地带进行线路巡护。 **寇学栋**摄

点 睛

腿别抖，脚别停

冰川上，风把雪粒刮得横飞。队列里，中士陆海小心翼翼踩着碎冰，脚下传来“咯吱咯吱”的碎裂声。

“踩稳，把手给我！”走在前面的中士杨树林回过头，把手里的冰镐递了过来。陆海接过镐把，稳住身子，喘匀了气，又将冰镐递给了身后的新兵。

新兵的指节冻得通红，攥上镐把却热乎乎的。

“腿别抖，脚别停，看准了再踩过来。”陆海拉过新兵，跟上队伍继续向前。一双双手，在雪线上一路传递着。

50多年前的东绒布冰川上，也是这样的队伍，也是这样的双手。执行首测珠峰任务的官兵，在齐膝深的积雪里一步一步往上攀。走不动了，前面的人伸出手，拉一把战友，接着往上爬。他们一程一程，把“中国测绘”四个字刻上世界之巅。

雪山无言，见证传承。如今，测天量地的任务，变成了网信赋能攻坚；变的是一茬茬面孔，不变的是并肩前行、勇攀高峰的志气。风再大，雪再急，他们的身影照样向前。

（向江桥）

文物故事

刺骨河水里，架起一座“人桥”

■谢凌志 游 浩





上图：1948年11月，战地记者记录下堰头战斗中战士们通过浮桥瞬间。 **淮海战役纪念馆提供**

左图：淮海战役期间，“十人桥班”使用过的木梯。 **杨超超**摄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柜里，静静躺着一架破旧不堪的木梯，粗糙的梯身饱经磨砺，深浅不一的弹孔清晰可辨。这架看似普通的木梯，是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“十人桥班”引以为傲的传家宝，也是“十人桥”精神——“团结奋斗，甘为人梯”的生动见证。它背后的故事，发生在1948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中。

1948年11月8日夜，淮海战役打响后第三天，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第63军正在向西南逃窜，一旦让其与主力部队会合，将对整场战役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歼灭黄百韬兵团，完成中间突破。而拦截敌军，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。

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第27师第79团——这支在潍县战役中打出威名的“潍县团”，接到追击敌军任务后一路急行军。追至江苏省宿迁县堰头镇时，部队被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流拦住了去路。

彼时，渡过大河的敌军已将过河桥梁悉数炸毁。河水滚滚翻涌，河底礁石密布、暗流湍急，浪涛不断撞击河岸。渡河，成为摆在官兵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战机稍纵即逝。“潍县团”1营2连3班受命架设浮桥，他们迅速找来木梯和门板，用绳子捆扎在一起，搭在河面上。可没有桥桩的浮桥在湍急的河水中左摇右晃，人踩上去直打趔趄，就算空手过河也是险象环生，更别说扛着沉重的装备。

“没有桥腿，我们当桥腿！”危急关头，副排长范学福纵身跳进齐腰深的河水。紧接着，班长马选云、副班长彭启榜……10名官兵齐刷刷跃入河中，没有一人迟疑，没有一人退缩，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用血肉之躯架起了一座“人桥”——靠近岸边的战士一条腿跪在淤泥里，一条腿蹬住河底，双手死死托住木梯；站在水深处的战士将木梯高举过肩，用肩膀扛起桥面，咬紧牙关挺直腰板。

数百名战士迅速踏上这座“人桥”，飞奔冲向对岸。桥面窄、过兵急，有战士脚底打滑，架桥的战友就用头顶住他的身体，让他重新站稳；有战士背着沉重的弹药箱踩到了架桥者的肩膀，他们一声不吭，硬挺着身子纹丝不动。站在最深处的战士孙书贤，肩膀被木梯压得血肉模糊，依然站得稳稳当当。

11月的黄淮大地，河水接近零度。刺骨的严寒浸透单薄的棉衣，像一根根钢针扎入骨髓，10名勇士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可10双臂膀铸成的“桥墩”却纹丝未动。他们在河水中足足坚持了一个多小时，直至作战部队顺利渡河。

拂晓时分，我军将士在堰头镇与敌展开激战，歼灭敌军2000余人，顺利完成阻截任务，为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战后，范学福、马选云等10人被上级表彰为“河上勇士”，3班被授予“十人桥班”荣誉称号。

硝烟散尽，那架历经战火的木梯如今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斑驳开裂的梯身，向后人诉说着先辈以血肉之躯托举胜利的英雄壮举。这段烽火记忆，也深深融入“十人桥班”的血脉灵魂，在一代代官兵中赓续传承。

文物会说话

瞰物思今

滔滔洪水中，再现“河上勇士”

■武警某部某中队政治指导员 张 宁

刚调到中队当指导员时，恰逢全军首次为497个英模班排配发荣誉柜。我们特意邀请“十人桥班”第十任班长“回家”见证这光荣时刻。仪式结束后，老班长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：“‘河上勇士’传到今天，传的不是一个称号，而是‘团结奋斗，甘为人梯’的精神。”

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8个字分量的，是那年执行抗洪抢险任务。

当时，驻地突发百年一遇的强降雨，防洪大堤告急。中队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堤脚已经出现大量渗水，那是明显的管涌信号，意味着大堤随时可能溃决。官兵们扛着沙袋盲堵，但一时找不到管涌位置，水位还在上涨。

“指导员，我下去看看！”紧急关头，“十人桥班”班长王瑞智绑上安全绳就往下跳。“班长，我跟你一起！”副班长梁爽一把拽住绳头，两人一前一后跃入水中，其他8名战士也相继跳下。

10个人组成一条“人链”，在管涌区域一寸寸摸索。王瑞智走在最前面，双脚蹬住堤底淤泥，身体前倾。副班长梁爽守在末尾稳住阵脚，中间8名战士依次排开，大家互相攥紧腰带或衣袖，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铁链。

一遍过去，没有找到。王瑞智抹了把脸上的泥水：“再来！”第二遍排查到中段，王瑞智身体猛然下坠，泥水瞬间没过腰际。身后战友反应极快，一把扣住他肩膀，下坠的力量顺着环扣的手臂一节节向后传递，队尾的梁爽咬紧牙关，双脚插进淤泥，拼尽全力将整条“人链”死死拽住，硬生生把王瑞智拉了上来。王瑞智站稳后喊道：“找到了……在这里！”

岸上，战友们将沙袋飞速传递；堤下，“十人桥班”战士们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新的“人桥”，一袋袋沙石从肩头滚过、一层层新堤在脚下垒起。人挨着人死死抵住沙袋，将渗漏点合力堵死……几个小时后，渗水逐步减弱，管涌险情成功排除。

爬上岸的官兵满身泥泞，双臂不住地颤抖——那是长时间在冷水中浸泡和用力过度后的痉挛。看着瘫坐在泥水里的梁爽，王瑞智拖着疲惫的身体想拉他起来，梁爽却先问道：“班长，人齐不齐，大家都没事吧？”王瑞智红着眼眶点头：“一个不差，平安无事！”

那次任务，我仿佛看到了“十人桥”精神在新时代的模样。没想到的是，“团结奋斗，甘为人梯”这8个字，还将在荣誉面前以另一座“桥”的形式继续延伸。

抗洪任务结束，上级决定给中队一个立功名额。有的干部认为，班长王瑞智第一个跳入洪流，探查管涌口时不惧危险，这个三等功理应给他。

于是，我拿着立功申报表去找王瑞智，心里已经想好了勉励的话。

“指导员，这个三等功……能不能报梁爽？”这个在泥浆险情面前毫无惧色的硬汉，此刻却局促地搓着手，没有接表。我不由得一怔：“你是班长，又是第一个跳下去的，这个功评给你，全中队都会服气。”

王瑞智轻轻摇了摇头：“当年淮海战役中，10位前辈毅然跳进冰河、彼此支撑，有人扎根淤泥稳住梯脚，有人挺立激流扛起梯身，10人同心拧成一股绳。这次堤坝排险也一样，10个人结成链条，环环相扣，少了谁都不行。”

我回想抢险现场，湍急暗流不断冲击着“人链”，王瑞智冲在最前端探察险情，可整条“人链”的拉扯力量，几乎全压在队伍末端的梁爽身上。在战友坠入暗流的危急关头，也正是靠梁爽在尾部死死硬抗，才铆住了摇摇欲坠的队伍。“这个功劳，理应记在梁爽身上。”王瑞智眼角闪动着泪花。

我找梁爽谈话时，他同样涨红了脸，一个劲地摆手。在他心里，如果不是王瑞智第一个挺身跳入泥浆，大家也不会如此义无反顾，自己只不过是做好分内的事。“这个三等功，我不能要。”梁爽态度也很坚决。

两个人，一个非要让，一个不肯要。后来，经党支部综合研究衡量，这个三等功最终给了梁爽。

后来，在中队时间越长，我愈发感到：“十人桥班”的精神不仅仅是危难时刻的并肩作战，也不只是荣誉面前的推功让贤，它早已成为浸润中队官兵心田的涓涓细流。

于艰难处担当、于平凡处坚守、于无声处奉献，这股精神力量，最终化作中队攻坚克难、勇往直前的底气。这一幕幕场景让我深信，当年“十人桥”托举起的精神火种，一定会在我们手中接续燃烧，越传越旺。

（郑杰文整理）

荣光传统